



Jean Baudrillard
Cool Memories : 1980-1985

冷记忆 1980-1985

(法)让·波德里亚著 张新木 李万文译

完

冷记忆 1980-1985

Cool Memories : 1980-1985

新木 李万文 译

Jean Baudrillar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记忆:1980~1985/(法)波德里亚(Baudrillard, J.)著;
张新木,李万文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2.8
(棱镜精装人文译丛)
ISBN 978-7-305-10311-7

I. ①冷… II. ①波…②张…③李… III. ①波德里亚, J.
(1929—2007)—哲学思想 IV. ①B56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2176 号

Cool memories

de Jean Baudrillard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ilée 1987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7-076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
书 名 **冷记忆:1980—1985**
作 者 (法)让·波德里亚
译 者 张新木 李万文
责任编辑 陈蕴敏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182 千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0311-7
定 价 3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 录

1980年10月	1
1981年10月	67
1982年10月	117
1983年10月	197
1984年10月	283

1 9 8 0 年 1 0 月

The first da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. *

* 英语,意为:“你的生命剩余的第一天。”(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。)

沙漠和加利福尼亚的耀眼景致形成的最初冲击已成过去,然而理性地说,世上是否存在比之更加美丽的东西呢?这特不真实。那么,应该想到,once in my life^①,我曾经见过一个最美丽的地方,今后将再也见不着。我同样会理性地想,我曾经遇到一位美丽女子,其美貌令我震惊至极,而失去她又让我伤心之至。同样类型的事件发生第二次就更让人难以置信。毕竟,这类事件的新鲜感和纯真感将消失不再。我同样也可能想到,我曾经写过一本或两本佳作,今后却永远也写不出。事情做过了,它就这样了。第二次感悟要歪曲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,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① 英语,意为“在我一生中有一次”。

我生命的剩余就从这里开始。

而剩余的就是额外赋予你的，让日后命运中的任何事物优雅地或讨厌地展开，其中不乏某种魅力和一种独特的自由。

人总是可以对自己说，生命剩余的第一天不是明天，而是后天。不是这个面孔，不是这个风景，而恰恰是日后的那一个。这样，十三点仍然是一点，而且总是那唯一的钟点。^①

世界的秩序总归有其道理——这就是上帝的判决。上帝走了，却留下了他的判决。就像那只柴郡猫^②，在其身后留下了它的微笑。

忧郁如同生活的欢乐，被派上同样的用场——

① 见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内瓦尔(Gérard de Nerval, 1808—1855)《阿耳忒弥斯》(Artémis)中的第一句诗：“十三点钟到了，这还是一点钟。”表示时间虽然过去，但事情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

② 柴郡猫(Chat de Chester)，英国作家刘易斯·卡罗尔(Lewis Carroll, 1832—1898)的怪异小说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中的形象。这只猫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现或者消失，留下令人担忧的微笑。

谁又幸福地生活着呢？生灵和事物一样，自然都会衰竭，只有通过超凡的努力才会出现些许幸福。在这种努力中，正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用场，而这种用场更加适合于事物的退化。

存在一种对辩证法的怀旧，在本雅明和阿多诺^①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最巧妙的辩证法总是在怀旧中结束。相反，在更深层次上（在本雅明和阿多诺自己身上），隐藏着一种对体系的忧郁，一种无法医治的忧郁，它对辩证法具有耐药性。如今，在经历了各种讽刺性透明的形式后，占据上风的正是这种忧郁。

真相就是人们必须尽快摆脱的东西，必须将它传染给别人。就像疾病一样，这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。谁保留着真相，谁就是输家。

^① 阿多诺(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, 1903—1969), 德国哲学家,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, 著有《否定辩证法》、《美学理论》等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注定要处在社会的昏迷中，政治的昏迷中，历史的昏迷中。我们注定要走向麻醉性消亡，在麻醉状态中衰落。那么，我们宁愿感受自身的死亡，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痉挛，也不情愿像灵媒虚物那样消失；即使是接种免疫了，也将不会有人回顾它们，给自己制造恐怖。

人们从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诱惑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没有一种感情能带来这般的真切。某种东西奉献给了你，一蹴而就，不得申诉——让你忘却可恶的心理的工作。我们被迫从事这个工作，比从事社会工作更加肯定，你还必须活着进入完全的宽恕。

在一部黄色影片的拍摄中，一位姑娘应付着所有的造型，面部表情却毫无变化——金黄的头发，围着黑色丝绒围脖。她那无动于衷的表情特具诱惑力。

在纵欲欢乐中，一个男人贴着那个女人的耳朵低声问：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the orgy?^①

神秘的并不是那个诱惑的形象，而是被自己的欲望或被自己的形象所折磨的主体的形象。

死亡也会因自己的不在场而光彩夺目。

一种神奇而又迷人的运动性，一种空间的敏捷动作：猫。

任何诱惑都是猫一般地轻盈。就好像外表开始自己运作起来，不费力气就能前后连贯。

外表的轻盈。那里不会爆发任何事情，一切都会前后连贯。因为轻盈就是身体和运动之间的最佳连贯。

^① 英语，意为：“纵乐之后你将做什么？”

与其喜欢享受性欲的女人,还不如喜欢那些假装享受快感的女人。后者在快乐的游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保持着某种贞操,因为她们会对强奸献殷勤。

深度也不再是以前的深度。如果说 19 世纪见证了一个长期的工作,即为了获得意义而毁坏了外表,那么 20 世纪紧随其后的,则是对意义的同样巨大的毁灭工作……对什么有利呢? 我们不再享受外表,也不再享受意义。

拉康^①说得有道理:语言并不指示意义,它就在那里,处在意义的位置上。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:这不是结构的效应,而是诱惑的结果。并不是有一条规约能指游戏的法则,而是有一条安排外表游戏的规则。然而这一切也许说的是一码事。

^① 拉康(Jacques Lacan, 1901 -1981),法国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。

当事物达到如此清晰的顶峰时，即达到可以自行解决的地步时，那么它就突然变得难以理解，难以把握了。

有些文化只是对其起源充满想象，而对其终结却毫无想象。

还有一些文化被萦绕在这两种想象之间。

另外两种形象的情况是可能的：一种是只对其终结具有想象——我们的文化；另一种则是既非起源的想象也非终结的想象——正在到来的文化。

革命，包括欲望的革命，它不会宽恕那些视革命为已经完成的人，倒是会原谅那些与革命作斗争的人。因此，并不是革命把我变成一个女人。此时此地，我应该热切地支持女人性(féminité)的立场。然而在女权主义者看来，这么做是不可饶恕的。因为这种立场在导致梦寐以求的整个女人性中，要比妇女的立场更为女性化。

在我们之间现行的性别混乱中,保持自己的性别几乎是一个奇迹(爱弥儿^①)。

有一些女人像是历史的事件:她们像事件一样,第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,而她们又拥有二次生存的权利,如同一出闹剧。诱惑的事件,心理的闹剧。激情的事件,丧事的闹剧。

幸亏也有相反的情况。你可能有过二次生存的机会,曾经生活在你所认识的那些女人的精神中,但这是忧伤的闹剧。

只需一个区别,只需一个充满无意识仇恨的词,便知道这已经结束。然而,必须完成整个过程,并进行到底,包括所有的爱情突变和心理曲折。这一切没有其他的意义,只能将决裂的闪电般意义带给第一瞬间。

这就是我们心理的悲怆:起初,一切都在那里,在一个表情里,在一个手势里,然后却要竭尽其中

^① 见卢梭(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—1778)的《爱弥儿》(或译《论教育》)。

的后果。但是,这段故事并不能改变其中的任何东西。这一切只能给众神提供时间的景观。当从前的事情进展正常并草草完成时,心理仅仅是一种话语的痉挛。

哲学、心理学与他人同时死亡,与他人的欲望同时死亡。只有其概念的空白符号仍在精神拟像的天空中闪光,在我们大都市那啪嗒学^①的舒适天空中闪闪发光。

乌尔比诺,古比奥,芒杜^②。

这些低矮的门很美,它们通向一连串的大厅;从连串的大厅到纵向深处,一律是规整的长方形。强烈的色情味,源于这个建筑的几何和等级规则。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,空间的转换颇具色情味。虽然没有性,但从诱惑的理想性中透出一种性

① 啪嗒学('pataphysique):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·雅里(Alfred Jarry,1873—1907)创造的一个概念,以嘲弄和荒诞的方式讽刺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。1948年啪嗒学院成立,波德里亚亦是成员之一,并于2001年被授予总督(Satrape)头衔。

② 乌尔比诺(Urbino)、古比奥(Gubbio)、芒杜(Mantoue),意大利的三座城市。

别差异,一种事物二元性的巧妙的和美学的昭示,在性的摩尼教^①式暴力闯入之前,这是一种革新,一种惊喜。

真实在今天不再害怕它的复体(罗塞^②):它只受到自身愚蠢行为的威胁。

捐赠(过分道德化,过分基督化)

开销(过分浪漫,过分出格,过分美学化)

欲望(过分强劲,过分压抑,过分解放)

债务(什么都不能赎买——过分宗教化)

所有革命性分析的空想都围绕着上述四个“概念”^③展开,并且相互印证。

还有一些更为自相矛盾的异端邪说。如主权

① 摩尼教(manichéisme),发源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,建立在严格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。

② 克莱芒·罗塞(Clément Rosset, 1939—),法国当代哲学家。著有《真实及其复体》(*Le Réel et son double*)。

③ 这四个概念(Don, Dépense, Désir, Dette)在法语中都以字母“D”开始,“上帝”(Dieu)这个词也以字母“D”开始,作者似以此隐喻这些概念的宗教色彩。

(巴塔耶^①), 残酷(阿尔托^②), 拟像(克洛索夫斯基^③)等。诱惑。

这是阿兹特克^④神话之美: 众神通过自身的死亡——孕育了光明、星星、天空、大地和众生。

正像瓜拉奇人^⑤大迁徙, 在近乎自杀性的狂热中, 将过剩的人口带向大洋的边界, 让他们在那里消失。这样, 分析也将众多概念带向绝对可逆性的临界点, 直至海洋形式的解决方式, 其令人眩晕的隐语特性将这些概念吸收干净。

① 乔治·巴塔耶(Georges Bataille, 1897—1962), 法国评论家、思想家与作家。他博学多识, 思想庞杂, 作品涉及哲学、伦理学、神学、文学等一切领域禁区, 颇具反叛精神。作品有《文学与痛苦》、《被诅咒的部分》等。

② 安托南·阿尔托(Antonin Artaud, 1896—1948), 法国戏剧理论家、演员及诗人。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, 其内心历险和“残酷戏剧”的构想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。

③ 皮埃尔·克洛索夫斯基(Pierre Klossowski, 1905—2001), 法国作家。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波兰裔贵族家庭, 后来成为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家、批评家兼画家。

④ 阿兹特克人(Azèque), 美洲印第安部族, 主要生活在墨西哥境内。14—16世纪, 阿兹特克文明为美洲最发达的文明之一。

⑤ 瓜拉奇人(Guaraki), 南美巴拉圭境内的印第安人。